



5.1

K295.1

22

2000.10.22

上海大世界

王安云 傅湘源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上海大世界

王安云 傅湘源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3.25印张 65 000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4-0095-7/I·88

统一书号: 10107·626 定价: 0.80 元

印数: 1—50 500

序

李海民

这些年来，许多朋友时常问起：“大世界历史这样长，为什么没有一本专题介绍它的书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大世界是旧上海、旧中国的一个奇特缩影，大世界的变迁史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是很有认识价值的。大世界又是荟萃展示中国文化的独特窗口和门户，它对中国文化特别是海派文化的交融、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大世界还是一个驰誉世界的游乐中心，但创建七十年来一直没有一本与之相称的书籍，许多资料都已散失。因此，《上海大世界》的出版不能不说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王安云和傅湘源写的《上海大世界》是一本以史为主的作品。我以为，注重历史的真实是它的主要特点，大世界的史料到目前为止已很难收集，当时一些报刊的记载又多有矛盾，一些老大世界职工的回忆也众说不一，但《上海大世界》这本书在史料的比较和鉴别上却是非常细致的。《上海大世界》的另一个特点是富有传奇色彩，它以简练的文字、明快的节奏，将大世界诞生七十年来的变迁贯穿于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之中。如果说这本书还兼具导游和便览作用的话，那么它的主要特色并不是在场地的导游上，而是为读者导游一段坎

坷沉浮的历史。这本书是为大世界立传的，而我以为它本身将成为大世界历史上重要一页。如果说《上海大世界》有什么不足，那就是它还未在更深宏的范围予以展开，并使人物更为丰满，情节更加曲折，内容更加丰富。我相信，随着资料的不断挖掘，本书将更臻完美。

我与本书作者之一的王安云既是同事又是朋友，知道他和傅湘源先生为这本小册子倾注了不少的心血。毫不怀疑，《上海大世界》将会得到广大读者的肯定和喜爱。

今天的中国，文化备受摧残的日子恐怕不会再有了，大世界将会长久地存在下去，这本书也将长久地具有生命力。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上海

目 录

序.....	李海民
东方之门.....	1
花花世界.....	4
反目成仇.....	9
一雪前耻.....	14
魂飞梦断.....	18
金荣出马.....	23
血溅宝座.....	28
遍地淫秽.....	33
名角迭出.....	38
收容难民.....	40
高峰魔影.....	46
巨人把门.....	52
地火奔涌.....	58
雄鸡一唱.....	62
哈哈镜里.....	68
快乐小城.....	73
笙歌不断.....	76
青年乐园.....	81
重现风采.....	85

后记	89
附录一 大世界在上海的位置及交通	91
附录二 大世界导游示意图	92
附录三 大世界主要场子介绍	96

东 方 之 门

在东方最大的都市——上海，有一座举世闻名的游乐中心——“大世界”。自一九一七年创办以来，大世界已经经历了七十年的沧桑巨变，从一个醉生梦死的污秽之地变成了劳动人民的游乐场所。大世界的历史之长、影响之大，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大世界兼容并蓄的风格和传奇般的历史，在海内外游客中享有极大的魅力。它就象一颗明珠，几度蒙垢、几度拭清，光彩熠熠地镶嵌在上海最繁华的中心区。尤其是它那秀美独特的建筑，使无数的中外游客叹为观止，有人惊诧地赞誉它为“东方之门”。

应该说，“东方之门”并不仅仅是对大世界的一种溢美之词，还包含着许多深邃的内涵。在一定的意义上，大世界并不单纯是娱乐胜地，它既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见证，又是黑暗社会弱肉强食的生动缩影，还是新中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有力象征。大世界作为一扇“东方之门”，还让世界各国人民领略到浩翰博大的中国文化，尤其是海派文化。所以，追溯和了解大世界的历史，将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八四〇年，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蓄谋已久的鸦片战

争。他们凭借着先进的武器攻入了上海，又沿长江进逼到南京，迫使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的大门被敲开了。上海，作为条约中规定的五口通商城市之一，成了洋人横行霸道的世界。不久，各国列强在上海又纷纷划分势力范围，把他们侵占的地方称作租界。列强们为了标榜自己治理有方，一方面依靠刀枪和巡捕房的威力，另一方面又大设烟馆、赌场、妓院和筹建娱乐场所，用以宣扬所谓的人道、民主，麻痹中国人民意志，掠夺更多的财富。坐落在当年法租界内的大世界，不仅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还是旧中国买办官僚、流氓恶霸互相勾结、互相倾轧的真实记录。

昔日的上海滩，曾经出现过一个很奇特的大亨阶层，如黄金荣、杜月笙这样势力大、门徒多的青帮大亨、海上闻人，这在中国的其它城市里是没有的。他们虽然出生寒门，起自布衣，但依靠着洋衙门和帮会、流氓等恶势力，最终称霸上海。大亨们一方面迎合帝国主义粉饰太平的需要，作些表面上看起来有益的事，实质是为自己获取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又明争暗抗、貌合神离。同时，大亨与大亨之间，大亨的门徒之间也常常是刀光剑影，相互倾轧火并，血案叠出。大世界的历史正是他们勾结、利用、争斗的真实写照，也是人们认识旧上海的一部教材。

旧大世界固然是一个充满罪恶的渊薮之地，但它在客观上也成了劳动人民休息消遣的大众化娱乐场所，同时为中外文化、南北文化的融合交流创造了条件。由于大世界百戏杂陈、名角荟萃、诸艺集成，使许多中外游客得以在短时间内窥探和欣赏丰富迷人的中国文化和海派风情。大世界的这一特

点，在解放以后展现得尤为淋漓尽致。因而，海内外民间曾经流传过这样一句话：“不到‘大世界’，不算去上海。”

大世界是商人黄楚九于一九一七年创办的。一九三一年底，黄楚九猝死，大世界由青帮大亨黄金荣接办，改名为“荣记大世界”。直到上海解放后，大世界才回到人民手中，更名为“人民游乐场”，一九五八年重新恢复叫“大世界”。十年浩劫开始后，大世界成了一座外贸仓库。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大世界”再度被改名为“上海青年宫”重又对外开放，成为上海各界青年文化、娱乐、进修、社交的活动中心。

一九八七年元月二十五日，大世界又一次恢复了原名。一时间，大世界成了上海人议论最多的热门话题。

今天的大世界基本上保持着原来的风格，但却有了较大的发展。它占地面积三千多平方米，建筑面积一万四千七百多平方米。最能体现其建筑特征的，要算是十二根圆柱所构成的六角形。它们拔地而起，层层向上至最顶端形成一座奶黄色尖塔，极限高度达五十五点三公尺。“大世界”的主楼由三幢建筑珠联璧合，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群体。这三幢楼中两幢坐东朝西，一幢坐南朝北，每幢均高达四层。另外还有两幢配套建筑，一幢是南北走向的舞蹈房，一幢是东西走向的影剧场。在五幢建筑物的中央，是圆弧形的中央露天场。大世界内部的建筑布局新颖精致，其中最能体现构思匠心和游乐场特点的乃是长达百米的二楼天桥。天桥蜿蜒交错，繁而不乱，上下贯通，南北相连。它既是游客们通行的走道，又可凭栏观看中央场的演出。主楼之间由于有了漂亮的天桥衔接，而倍添灵气与活力。

大世界数十年来兴盛不衰，除了它的活动内容丰富多采

以外，还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大世界位于上海市中心，南面是宁海路，北面是延安路，东面是云南路，西面是西藏路。而且向北不远就是繁华的南京路，向南不远就是号称“小南京路”的金陵路以及著名的商业街淮海路。大世界四周交通极其便利，这使它成为连结机场、车站和港口的枢纽。许多外地游客行色匆匆，往往是在离开上海之前顺道来大世界一游，然后再去赶船赶车。因为从这里到机场、车站和码头均有车辆直达。

在大世界附近，还密布着琳琅满目的商业网点，与大世界形成一个娱乐和消费的整体，使到此游玩的中外客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那么，大世界究竟是怎样出现，怎样发展，怎样经过七十年沧桑沉浮而发展为今天的规模的呢？那就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花 花 世 界

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以后，商业逐渐兴旺。租界出现后，帝国主义者更是竞相发展，其中英租界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法、日等租界。由于英国殖民者亟想发展市政规模，便率先开放三样害人的东西，那就是吸毒、赌博和卖淫。英租界内人口由此激增至数十万。这数十万市民栖居租界，稍有安定，便希望有一些娱乐场所以作消遣。上海的游乐事业

就在这段时间，出现过一个鼎盛的阶段，最多时高达十多家。诸如“天外天”、“绣云楼”、“绮香阁”、“天韵楼”、“先施乐园”、“大新游乐场”、“小世界”、“大千世界”、“神仙世界”等等，堪称是名符其实的“花花世界”。但这些游乐场或者因为外界逼迫，或者由于业务清淡，大都转瞬即逝或苟延残喘，其中能够生存到现在的，只有大世界一家。而说到大世界，则不能不说著名商人黄楚九和他先于大世界所创办的“新世界游乐场”。

黄楚九，字晓臣，祖籍浙江余姚，但他出生在上海。他的父亲是一位外科医生，因而黄楚九从小受父亲薰陶，掌握了一些医治疮毒的外科医道。等到父亲去世后，黄楚九便继承了父业，在英租界内的贵州路上开设了一家诊所。黄楚九生性聪颖，文静的外表内一直蛰伏着一鸣惊人、飞黄腾达的强烈欲望。他意识到长此行医下去，终究难于摆脱窘困，于是他开动脑筋，做起了卖药生意。先是试制专治妇女病的“女界宝”，接着是所谓延年益寿的“艾罗补脑汁”，这几招果然奏效，为黄楚九赢得了可观的财源。他在法租界内的西藏南路八仙桥开设了一家“中法药房”，又在英租界内的四马路上开设了分店。不多时，黄楚九一扫贫寒郎中的落魄之志，在上海商业界里开始崭露头角。

一日，黄楚九遇见了游历日本刚刚返沪的孙玉声。此人奔走东西，飘摇四方，雅号“海上漱石生”。闲谈之中，孙玉声绘声绘色地谈起了东京、大阪等城市，在巨厦顶上开辟花园，并附设杂耍诸艺，以供消遣的趣闻，还怂恿黄楚九何不一试。黄楚九一听，喜上心来，当下谢过孙玉声，便叩着脑门打开了算盘。不久，黄楚九将英租界内“新新舞台”的屋顶

租下，用卖药赚来的钱作为资本，将它取名叫“楼外楼”。当时许多人以为黄楚九昏了头脑，及至“楼外楼”择吉开张时，大家才连连叹服，商界人士更是对黄楚九刮目相看。

“新新舞台”虽然只有五层楼高，但那时候的上海基本上都是矮房，所以入夜登高，眺望沪上万家灯火，确实令人胸襟开阔，赏心悦目。为了遮蔽风雨，黄楚九还特地造了一间玻璃厅棚，使游人风雨无阻，极目揽胜。在游乐场里，黄楚九又增设了评弹、滩黄和鼓书等节目。可是好景不长，由于“楼外楼”设施简陋内容单调，再由于“新新舞台”当年建造时省工减料，因而成了危楼，英租界当局唯恐发生人命事故，便勒令“新新舞台”的业主限期将房屋拆除，仅仅生存了三年的“楼外楼”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但是，“楼外楼”的初战告捷已使黄楚九尝到了甜头，于是，再建造一个游乐场的念头便终日缠绕在他的心上。不过，黄楚九知道自己财单力薄，只好暂时按下夙愿，重新回过头去做成药生意。不久，他又推出一个叫做“百龄机”的新药，吹嘘说有强筋健骨、延年益寿的神奇功效，一时间上当者趋之若鹜。

“楼外楼”的关闭，引起了英租界当局的注意。为了繁荣租界内的商事，同时又抚慰一下黄楚九，租界当局特地派人找到黄楚九，希望他在南京路一带多多投资，当局将提供支持。黄楚九心领神会，首先在“日升楼”附近开设“五龙日升池”浴室，接着在浙江路天津路开设“绮云楼”书场，以后又相继开设了“天外天”书场和“梦春阁”茶楼。由于这些地方内容单一，而且常有流氓地痞寻衅闹事，许多人不敢也不愿到这里来，生意越做越冷清。这时，那个被黄楚九压抑了许久的念头又涌上心头。但他依旧势单财薄，要筹建一个象样的游

乐场所，唯一的办法是借助于别人的力量，但怎样才算是象样的游乐场，又找谁作为合作者呢？这两个问题搅得黄楚九终日坐卧不宁，殚精竭虑。

渐渐地，黄楚九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他知道自己将要创办的游乐场必须具备大众化的特点。“只要每个上海人来上我一次当，我就可以发财了。”这是黄楚九的商业信念。在他的想象中，未来的游乐场应该是百戏杂陈，名目繁多而新奇别致，这样才能吸引每个上海人来自相，哪怕自相后连呼上当也没有关系。但要建造这样的游乐场，非要有三四层楼高的房屋，而且非要钢筋水泥结构才可免蹈新新舞台的覆辙。他粗粗算了一笔帐，仅地皮买价和房屋造价就需要五十万元。虽然这些年来自己生意兴隆，但毕竟是芝麻绿豆的下品生意，况且中法药房、制药公司都是固定资产，仅有的一点流动资金大部分也投在法租界里的龙门路，建造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楚九医院”和“楚九里”石库门公寓了。上海滩上虽然不乏财大气粗的阔佬，但自己与他们非亲非故，恐怕难以让他们慷慨解囊。

一天，黄楚九正在家中为游乐场一事发愁时，脑海中蓦然想起了一个人来，不由得拍脑连呼：“天哪，怎么把他给忘了？”说罢，急忙唤来手下人吩咐道：“速去竺修斋先生府上邀请，说我有要事与他相商。”

不一会儿，竺修斋大步流星而来。未进房门，已经先传来了他那洪亮的绍兴官话。黄楚九急忙迎出去，拱手一揖道：“竺兄大驾光临，晓臣实感荣幸。”竺修斋呵呵一笑说：“哪里哪里，晓臣兄相邀，岂有不来之理。”说罢又是一阵得意的爽笑。

竺修斋是浙江绍兴人。有人说“绍兴自古出师爷”，竺修斋似乎也用自己的经历证实了这个说法。由于他足智多谋、善于策划，有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智多星”。当时，英租界里有两位叔侄财势绝伦。叔叔经庆棠精通英语，是当年英国驻沪领事柯道生、地产大王哈同、新老沙逊手下的得力干将。经庆棠还在建筑业上富有经验，那些建造在南京路外滩一带的高楼十有八九是经庆棠经手营造的。经庆棠不仅获得了英帝国主义者的充分信任，又发足了洋财。但他美中不足的是膝下无子，故此把侄子经润三视如己出。而经润三却也不负叔父厚望，建筑本领更是高出一筹。经庆棠辞世后，经润三更是施展本领，成为英租界里独揽营造事业的巨商。现在坐落在四川路苏州河桥堍的上海邮电大楼，就是当年经润三以六十万两规银中标而设计承造的。这个时候，竺修斋正是经家叔侄手下的一名红人，经常给他们出谋划策，而他们也言听计从，并且屡屡奏凯。黄楚九与竺修斋本也算得上是常来常往的知心朋友，只因黄楚九近来忙于成药买卖，一时倒忘了这层关系。

稍作沉吟后，黄楚九便使出早已想好的欲擒故纵法，欠身对竺修斋说道：“竺兄，有一笔生意定能致大富，我想奉送给你。”

竺修斋一时摸不着黄楚九的用意，便习惯地哈哈一笑，故作诧异地反问：“晓臣兄，你是做生意的，既有财星照耀，何不捷足先登？”黄楚九一听，这“智多星”果然名不虚传。心想，你这个“智多星”，刚才一句话明为谦让，实则是想知道更多的内情，你摆出一副知己的样子，这是在给后面你要说的话留下回旋的余地。也好，我就来个顺势而进，再探探口

风。

想到这里，黄楚九长叹一声，摇摇头说：“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既然竺兄功利淡薄，也就算了罢。”

竺修斋一听，用杯盖拂去茶叶，呷了一口茶。然后半是关切半是泰然地说：“在下虽然功利淡薄，但却情厚义重。你我堪称推心置腹，既有难处，为什么不说出来大家想想办法呢？”听了竺修斋的这番话，黄楚九凭商人的直觉感到已成功了一半，就不慌不忙将建造游乐场的雄心壮志和盘托出，并且保证全部投资将在三年内收回。竺修斋被黄楚九一番花言巧语的游说弄得想入非非，连连点头称好，心里却盘算着如何去说服经润三。片刻，已有了主意，就笑呵呵地与黄楚九拱手道别，回去游说经润三。

反 目 成 仇

经润三一听竺修斋的主意，立即笑逐颜开，派人请黄楚九前来商议。由于黄楚九对此事筹划已久，因此谈起来头头是道，使经润三疑虑尽消，当即拍板同意。黄楚九暗暗思忖：经润三出面，事情必成无疑。但他们管理游乐场却是外行，自己等于做现成老板，真是一条草船借箭的妙计啊。想到这里，黄楚九的脸上浮起了一层矜持而含蓄的笑意。

经润三要出面开办游乐场的消息传开后，早有各方人马

奉承上来。经过再三考虑，最后选定了南京路西藏路转角上的一块空地，并由经润三麾下的营造厂承建，工程进展极快，从一九一〇年冬天动工，到一九一二年夏天落成，前后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游乐场被取名叫“新世界”。“新世界”的总投资果然是五十万元。为了为日后的发展留下门路，且在旁人看来自己是名正言顺的创办人之一，黄楚九想方设法凑齐了十万元作为一股，余下四十万元则由经润三拿出。

经润三虽然造起了“新世界”，但他对黄楚九多少怀有戒心。为了不使大权旁落，在委任黄楚九为“新世界”经理兼剧务主任的同时，又安插自己的亲戚张石川为襄理，竺修斋为监理。垂觉的黄楚九一眼就看穿了经润三的用心，心里深感不安，但也只好忍气吞声，不敢有所表示，只得抖擞起精神来干，以待出头之日的来临。

新世界刚落成时，只有南部一隅。但凭栏远眺，视线则可穿过平坦宽阔的跑马厅，较之当年的“楼外楼”强过数倍。在这里，黄楚九充分展示了他的聪明才智，吸引了大批的游客。这年冬天，新世界又买下了北面的地皮造起了三层楼房，辟为新世界北部游艺场。由于中间有南京路相隔，便开凿了路底隧道将南北沟通。为了增加收入，黄楚九又新设了电影场、京剧场、溜冰场、弹子房等游乐场所。

不久，黄楚九在与别人闲聊中得悉上海绒线大王邓仁和有意要将评弹艺人范雪君捧红，便心生一计。经过多方周旋，终于在新世界举行了选举评弹皇后的活动，在上海滩轰动一时。这次活动，既讨好了巨商，又扩大了新世界在市民中的影响。从此，“新世界”更是人声鼎沸，摩肩接踵，营业额蒸蒸日上。